

第九七次全體會議

A/PV.97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三八. 繼續討論國際聯合會依照禁止販賣婦孺及禁止販賣猥褻圖書所行使之職權移交聯合國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三委員會所提關於將國際聯合會所行使禁止販賣婦孺及猥褻圖書之職權移交聯合國的報告書（文件A/412）。

我現在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我很抱歉必須再度浪費大會的時間，但是這件事情目前似乎引起很普遍的誤會，因為我上次發言時並未將它充分說明，因此我現在必須再講一兩句話。

海地代表團代表在午餐延會之前的講詞不但慷慨激昂而且非常生動，但是我不想模倣他。我要冒昧地說，這篇講詞如果是關於其他事項，在其他場合提出，可以構成一篇現在難得聽到的模範講詞；我總是很羨慕，但是決不想嘗試。

海地代表很有趣地很坦白地說他並未切實研究所爭執的問題，但是他要喚起我們的情感。我絕對贊成喚起情感。我並不是指女性的情緒，但是很合理地指我希望我們大多數心中所有的人道與文明的本能。我請海地代表相信如果這件事情之中確有打動我們情感之處，我一定與他聯合一起，因為我與他一樣是多感觸的人。但是在此次大會，我們應當小心，不要讓我們的情感壓倒我們的理智因為事實上絲毫沒有激動我們情感的事情。這是一個有關法律程序的問題，並無激動我們情感之處。

我以前在大會發言時早已說過，現在的問題並非此等有關販賣婦孺及猥褻出版物的重要公約是否應當適用於我們的殖民地。這是毫無問題的；它們早經實施；它們會施已久，它們將繼續實施，不論此次大會決定如何，也不論我們是否承擔國際聯合會的職務；當然我希望我們將承擔此種職務；現在的問題實在與實施有關販賣婦孺與猥褻出版物的現行公約並無關係。對此我們早已同意。至少，我說我們自己都同意。當然有若干參加本會的國家尚未簽署或批准此等公約，但是就聯合王國及其殖民地而言，我們大家都同意此等公約，今後與過去一樣必須繼續實施。現

在的唯一問題是我們是否應當推翻這件事情的已往的慣例去建立一個先例，聲明凡殖民地雖然它自己已有立法機關與政府仍然沒有權利去表示自己的意見並決定將來是否參加隨時可以發生的非政治性而有關貿易或其他事項的其他公約。

蘇聯代表團說——這不是第一次——我們要求我們的殖民地取得特權的地位，使它們免除此等或其他公約可能引起的義務，這句話是完全不確。任何國家都有決定參加或不參加此等或其他公約的自由。蘇聯並未決定參加有關販賣婦孺的公約。我們所有的殖民地已經而且將繼續參加此等公約。我們為將來計所要保存的是此等殖民地的憲法權利，自己決定它們參加或不參加將來可能發生的有關其他一切事項的公約。

蘇聯的提案要求我們說，我們將代表我們的殖民地決定這些事情，我們強制這些殖民地接受我們的意志，它們將依照我們的願望參加或不參加這些公約；我們不必與殖民地諮商便可以拘束或不拘束我們的一切殖民地：要聯合王國說這些話是很容易的。我們採取此種立場是很容易的。這是很好的法西斯蒂或集權主義的辦法，但不是民主的辦法；此種辦法並不能幫助我們推行我們的政策，就是領導各殖民地——這在本大會中已有事實證明——走上完全自治與自主。

因此，我們並非堅持此等殖民地有不受這些有關販賣婦孺公約的拘束的權利，它們早已受這些公約的拘束；而是堅持每個殖民地有權經過自己的立法機關與政府決定將來是否參加有關其他事項的非政治性的公約。不論聯合王國政府的意見如何，它們對於這些事情必須有自己決定的自由。我們將盡力確使我們的殖民地對於此等事項採取良好的國際見解；我們將利用友好關係設法使它們參加本大會所建議的一切公約。

但是我們堅持在將來有任何公約時，我們的殖民地有權自己決定是否參加。我們堅決認為此種權利是與良好的民主慣例符合，也與殖民地真實自主與自治的進展符合。

主席：現在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

Mr. PIRZADA (巴基斯坦)：在我們參加聯合國後不久，第三委員會便討論這個問

題使我們沒有機會向該委員會表示我們的態度。因此我現在要加以說明。

我欣然聽到聯合王國代表，Sir Hartley Shawcross 說，在以殖民地的名義參加公約前要先與此等殖民地立法機關磋商。他在今天第二次發言時又進一步說我們必須讓殖民地自己決定一切事情而不要代替它們決定。這兩種意向確實很好；我完全贊同此項原則，就是讓殖民地發揮自己的意志並且在任何問題發生時，讓它們自己決定一切。我並且希望此項原則將發展到它的合理的結論，所有這些非自治領土都可以達到完全自治，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然後它們以會員國資格也能來此出席並批准此等公約無須殖民國家代替它們決定。

但是我很抱憾，殖民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與它們在託管理事會所採取的態度並不一致。當然在理事會討論某種問題時，Sir Hartley Shawcross 並不在場，這說明他為什麼在本大會表示某種有希望的意向。他說在大會的議事經過中顯然可以看出殖民地正在很快地進展到自治。但是我要抱憾地說委員會的議事經過相反地表示此種進展確已逐漸遲緩下來。

在這方面，我要特別提及某幾個殖民國家的態度；它們堅決拒絕提供聯合國有關非自治領土政治問題的資料。它們不但反對此項提案，並且表示縱然大會通過有關此事的決議案，它們也決不提供此項資料。

我也要抱憾地提到另一國家的態度；雖然大會要求將西南非洲置於託管制度之下並且兩度作此建議，該國仍然拒絕照辦。鑒於此等事實，我認為不能接受我剛才提到的意向；我國代表團也不能支持聯合王國代表所提的修正案。

除了我早已提到的因素以外，我國代表團所以採取此種態度的理由是很明顯的。第一個理由是：根據目前非自治領土的憲法地位，我們並不能說應與它們磋商，或甚至於說可以讓它們自作決定。殖民國家所採取的立場是：此等非自治領土行將達到自治或將近自治，可以自作決定，因此無須與它們磋商；或者是它們早已設置立法機關，其中全部或大多數議員都是指定的，一定可以迎合殖民國家的意旨，對於它的任何建議都點首稱是。因此，這兩類殖民地都無須磋商。

第三類殖民地也有立法機關，但是其中並不包括任何土著人民，其代議制度是以種

族歧視為其基礎；正如西南非洲一樣，以歐洲人為限。與此等立法機關磋商是無用的，因為我們知道它們的見解將與殖民國家本身的見解一致。

第四類領土完全沒有立法機關；其立法以及其他事務是由殖民政府官員以政務會議命令行之。因此，就批准目前的公約而言，確無需與並不存在的立法機關磋商。

巴基斯坦代表團反對此項修正案的第二個理由是：刪除殖民地適用條款，一如第三委員會所建議，並不阻止殖民國家在同意批准以前與非自治領土立法機關磋商。它們有充分的時間；殖民國家與有關領土官員磋商不過是例行公事。

如果通過此項修正案，它會給殖民地方面的反動份子開啓規避的門路；有一部份人確實無疑地反對殖民地土著人民的進展。我認為設一個絕對不必要的規避門路徒然鼓勵此種反動份子。

最後我要問——如果這還有疑問——此等公約是否可以造福人羣。如果並不，那麼當然要讓殖民國家有時間去與殖民地磋商。但是如果一切代表團都認為此等公約確定可以造福人羣，正如我所相信那麼我便不了解為什麼這些殖民國家不能代表它們的殖民地去參加此等公約。

大會深知根據憲章的規定殖民國家有管理此等領土的責任。它們代表此等領土作許多決定；它們的理由是這些人民尚未充分進化不能自行決定，因此殖民國家必須代它們決定。如果根據憲章以及其他的規定，殖民國家對於其他事項接受此種責任，我不能了解何以它們不能對於目前的事項也接受此種責任。

因為一切這些理由，我國代表團反對聯合王國所提的修正案。

主席：依照我們的議事規則，我首先要將聯合王國修正案提付表決。

Mr. LANGE (波蘭)：我請求舉行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比利時、玻利維亞、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法蘭西、冰島、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阿富汗、巴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哥倫比亞、捷克斯拉

夫、埃及、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朗、賴比瑞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菲律賓、波蘭、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棄權者：澳大利亞、中國、阿比西尼亞、伊拉克、黎巴嫩、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暹羅、敘利亞、葉門、烏拉圭。

缺席者：厄瓜多、希臘。

該修正案以二十三票對二十一票否決，棄權者十一，兩國代表團缺席。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三委員會報告書全文。

報告書以五十二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三。

主席：我現在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我只想說明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投票立場。聯合王國代表團投票贊成通過第三委員會報告書，因為一如我所表示我國代表團在原則上是贊成它的。當然我們要保留對於將來任何公約的立場；我們並不認為目前的決定對於將來構成任何先例。

三九。祕書處各項服務之利用

主席：我們現在要討論瑞典代表團所提議的有關利用祕書處服務的決議草案（文件A/404）。

我現在請阿根廷代表發言。

Mr. ARCE (阿根廷)：對於在原則上似乎已經得到大家贊同的事採取反對意見總是不愉快的，但是阿根廷代表團並不歡喜恭維或信任票，尤其是不歡喜大會違反自己意志所投的信任票，因為瑞典代表團的提案實際上要求我們慎勿隨意設置增加開支的新委員會或授權我們自己在大會內所指派的各委員會，因為此等委員會也會增加開支。

凡必須由大會本身，或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或託管理事會，或大會所指派的其他委員會執行的許多任務，大會不能交給祕書處負責。

而且，祕書處顯然必須與這些機關合作辦理其任務，並非因為有人要求它這樣做，而因為這是它的責任。根據上述理由，其他理由姑且不談，阿根廷代表團要聲明它不能投票贊成此項決議案，因為我重述，它特別對這件

事情不贊成投信任票或恭維，因為既然要求我們節省並充分利用祕書處的服務，大會對祕書處的此種恭維可能不利於大會本身。除此項理由外，即不以阿根廷代表團的名義，我個人也不能投信任票因為顯然大家知道，我曾經有一次批評祕書處一部分人員的活動，因為他們逾越他們的權限，有時甚至侵佔大會的權力。

我的話盡於此。我確告你們，我並無所求：我只要解釋我的反對票，因此我不得不提請你們注意。

主席：我現在請瑞典代表發言。

Mr. HAGGLOF (瑞典)：當瑞典代表團在大會提出此項問題時，我們想這不至於引起爭執；我仍然相信如此。我想有人對於我們的提案略有誤會。現在我想說明我們的意向。

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在一般辯論期間說他注意到各委員會與理事會有一種新的傾向，就是在技術問題必須調查時便設置分組委員會或專設委員會，而不去要求祕書處幫助它們。

每次遇到問題時便設置分組委員會；此種慣例現已確立，其經過是很容易說明的。在幾百年的外交歷史上，分組委員會的設置是顯然必需的，因為當時公正無私的常設祕書處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百三十年以前，有人要求與維也納會議的祕書長磋商，他便去見奧地利外交家 Von Gentz；他誠然是會議祕書長，但同時也是奧地利首席代表的私人顧問。在此種情形之下，顯然地各國代表不要將各種問題，甚至於調查的問題，提交祕書處，因為如我所知的祕書處當時並不存在。

今天的情形顯然完全不同。我們現在幸而有一個常設的公正的祕書處。我們因此認為最好通過此項決議案使聯合國各機關注意到它們可以常常要求祕書處去進行調查的工作而不必另行設置專設委員會。我認為要求祕書處擔任此種工作我們很顯然地絕對沒有放棄屬於大會或任何委員會或理事會的職權。我們不過要求祕書處擔任一種技術工作。

我現在請求表決此項決議草案並且將我的理由扼要說明如下。第一，通過此項決議案及其原則，即儘可能要求祕書處代勞而不必另行設置小組委員會，可以節省時間。第二可以節省金錢。第三，如果如我所希望，大

會一致通過此項決議案，我們便對於秘書處表示嘉許，因為如果我們回顧聯合國過去兩年來的活動，並且想到秘書處向來所表示的我們認為是公正無私的超然態度，那麼秘書處充分應當得到此種嘉許。

經舉行表決，瑞典決議草案以四十五票對一通過，棄權者九。

四〇．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第一委員會報告書及第五委員會報告書

主席：我首先請第一委員會副主席說明已分發的該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409)，在第一委員會報告書說明後，我要請第五委員會報告員說明該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415)該報告書依照規則第一百十二條說明第一委員會所提議的決議案對聯合國預算的影響。

我要指出第五委員會報告書並不需要大會就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的審議採取任何行動。第五委員會報告書說明該委員會業已審議第一委員會所提議的決議案對聯合國預算的影響。如果大會通過第一委員會決議案，那末所需概算便載入一九四七年度追加概算以及一九四八年度預算，這兩個項目將由大會以後再行審議。

我現在請第一委員會副主席，Mr. Costa du Rels 發言。

Mr. COSTA DU RELS(玻利維亞)：各位知道第一委員會報告員，Mr. Kaufmann 是丹麥駐美大使，已經召回華盛頓。因為他不能參加今天的全體會議，他要我代他提出他的報告(文件 A/409)。

我已經依時間先後說明了第一委員會的工作。各位注意到在此項報告中，評論已減至最低限度。報告書明白說明第一委員會所接獲的各種決議案與修正案的性質以及該委員會對它們的態度。它也載有此等決議案與修正案的表決經過並且就委員會多數所通過的決議案，特別指出某幾個代表團對於擬議措施的本質所採取的態度。

最後一點似乎需要特別提及，加以詳細說明。就這一點而言，我想告知大會，政治暨安全委員會主席，Mr. Bech 曾經接獲蘇聯代表團秘書長來函，內稱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第七段並未充分說明爭執之點，就是說蘇聯代表所提並且經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

夫、波蘭、南斯拉夫、哥倫比亞以及埃及代表所支持的聲明並未充分說明這一點。根據蘇聯代表團秘書長來函，這些國家反對所通過的表決美國決議案的程序，因為此種程序違反聯合國憲章。

而且我要提請大會注意報告書英文本中間一個錯誤。第七頁第七段中“義務”兩字應改為“職務”。

各位當然都已經接到此項報告書；如果主席沒有異議，便無需宣讀。

主席：我現在請第五委員會報告員 Mr. Bagge 發言。

Mr. BAGGE(瑞典)：大會各代表都已經接到文件 A/415 “大會設置希臘問題特別委員會的經費問題”。我現在概括說明其要點。

依照大會主席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來函(文件 A/C.5/170)所提請求，第五委員會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七次會議的議程上首先討論大會設置希臘問題特別委員會的經費問題(文件 A/C.5/172)。

依照大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一百十二條的規定，第五委員會此項報告書並不構成撥款行為；委員會不過是將有關該提案對聯合國預算的影響的資料提交大會。第五委員會同意如果大會贊同第一委員會所提設置此種特別委員會的提案，那末第五委員會所通過的整筆概算連同秘書長所提供的有關詳細資料將提交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研究，並在表決個別項目的數額以前，向第五委員會提出報告。

秘書長的全部概算連同每一委員國正副代表各一人旅費及生活費一九三，二〇〇美元已由委員會以三十二票對六通過，棄權者七。第五委員會因此謹向大會聲明，它相信大會設置希臘問題特別委員會後一九四七年度須支出七二，八四〇美元，一九四八年度五三八，六〇〇美元，共計六一一，四四〇美元。

我們要提請注意，如果大會通過第五委員會報告書，它便必須對第一委員會決議案添入下列規定：“授權秘書長依照其斟酌情形認為最妥善之基礎與方式，償還參加特別委員會各國政府正副代表各一人旅費及生活費用”。

主席：我現在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言。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各位面前有第一委員會以多數票通過的有關希臘問題的決議草案，當時很多代表團棄權，若干代表團投票反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不能同意以第一委員會多數的名義提請各位審議的提案。它認為此等提案是錯誤的，絕對沒有理由，因此完全不適用於解決希臘問題以及希臘與其北部三個鄰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之間最近發展的關係。

希臘問題在聯合國已經有相當歷史。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蘇聯代表團奉其本國政府之命請安全理事會審議希臘最近發生的情並形且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採取補救的措施，現在講起這一點，也許並非沒有意義。

蘇聯政府如何而且何以在當時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希臘問題呢？安全理事會聯合王國代表在當時說明這件事情時，暗示蘇聯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提出希臘問題是懷有其他目的。至少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理事會會議席上，Mr. Bevin 直截了當地說：“...在與蘇聯的任何談判中，往往當我們在討論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或波蘭時便發生希臘問題”，他又說：“...當我們提出有關歐洲其他部份的事項時，總是引起對大不列顛的反攻”¹。

主持英國外交政策的人在說明整個希臘問題時往往指的這是蘇聯的計謀，對英國的反攻，似乎希臘問題的本身並不重要。這當然是毫無根據。此種聲明是毫無理由的，因為過去與現在都沒有反攻大不列顛或美利堅合衆國的問題。希臘問題有它自己的獨立而極端嚴重的意義。它是希臘國內情形所造成，它使得各國對於它們的和平與安全，而而尤其是使得希臘北部三個鄰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對於它們的前途都感到極大的憂慮。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發表有關解放歐洲的雅爾他宣言時，蘇聯政府對柏林會議提出備忘錄，指出希臘境內秩序混亂，法律不受尊重，對民主份子正進行猛烈的恐怖運動，但是大家知道，在抵抗歐洲的德國占領軍以及希臘境內的希特勒黨徒時，這些民主份子就是戰鬥的主力。

蘇聯政府對倫敦外長會議第一屆會也提出有關希臘情形的備忘錄。它指出希臘國內情形非常緊張，對於希臘人民及其鄰邦的和

平與安全充滿了嚴重的影響。但是甚至於在此時，聯合王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對於此項警告並無反應。蘇聯政府鑒於希臘政治情形不斷惡化，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重新提出希臘問題。當時希臘境內的英國駐軍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對一九四六年一月安全理事會提出希臘問題時²，蘇聯政府態度的主要根據是因為駐在希臘的英國軍隊已經成為對希臘國內政治行使壓力的工具，此種情勢往往為希臘反動份子所利用以對付該國的民主力量。因此便發生英國軍隊必須撤離希臘的提案，因為這確實可以推進希臘所需要的和平與秩序。

此項提案當時為英國政府所猛烈反對，它聲稱英國軍隊駐在希臘是為了恢復秩序。但是英國要恢復希臘秩序已有兩年，而該國現在仍然沒有秩序。恢復秩序主要是希臘人自己的事。他們可以管理自己的內政，無需外國軍隊幫助。而且希臘人民並未要求此種協助。希臘政府要求並籲請幫助以便維持本身的政權去壓制絕對大多數希臘人民的英勇的反抗，也就是違反人民的意志去維持自己的政權。

Tsaldaris-Sophoulis 政府的代表們想使得我們相信他們的政府確代表希臘人民，享有人民的信任。他們援引使 Mr. Tsaldaris 及其友人獲得政權的的一九四六年三月的選舉的結果以為證明。

我不要特別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它曾經在第一委員會討論過，所以我現在提出。關於這個問題我必須指出現任希臘國務總理 Mr. Sophoulis 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選舉的前夜曾宣稱“根據希臘各地的情報，只有保皇黨可以自由提出候選人並表示他們的意見”。當時的副國務總理 Kaphandaris 與 Tsouderos 都辭職因為他們不能而且不要容忍選舉的弊端，Kaphandaris 又宣稱：“我們的選舉將很快地成為滑稽劇。這可以引起嚴重的危機...？”這些不都是事實嗎？這些都是公開的聲明。誰提出的呢？是前任並且現任希臘國務總理，Mr. Sophoulis 以及兩名副總理，Kaphandaris 與 Tsouderos 所提出的。

當時的內政部長 Havinis 講到 Epirus 的選舉不是說此種選舉“不過是以暴力與恐怖去提 Zervas 候選人嗎”？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第一號，英文本第七十九及八十頁。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號，附件叁，英文本第七十三以及第七十四頁。

根據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 Estia 報紙所載，在全民投票傀儡戲舉行一週以後，Sophoulis 不是說“只有壞良心的人才談全民投票，因為在希臘並無全民投票”——這些都是 Sophoulis 的話——“只有預先計劃的表演”？

英國報紙，或至少某幾家英國報紙，包括倫敦泰晤士報不是說“公正的觀察者懷疑此次全民投票是否真實”嗎？三位英國見證，Messrs. Dodds, Tiffany 以及 Solley，都是英國支援希臘民主政治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而且也是英國國會議員，在他們的書“希臘的悲劇”中不是列舉一九四六年希臘選舉中許多拙劣的偽造事件嗎？

書中有下面一段¹：

“我們，希臘的社會主義者，受到他的 (Bevin 的) 政策的牽累，因為人民對我們說：‘如果你們屬於 Bevin 的黨，我們不能參加你們’；他們更加左傾。勞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是我們大家的慶幸之日。但是我們逐漸感到失望。英國軍隊駐在希臘使希臘人民對英國的態度逐漸惡化；過去兩百年來的友好的情緒現在已經降到最低潮”。

本書還有下面一段：“講到選舉，國務總理 Sophoulis 說：‘Mr. Bevin 根據我供給他的情報，知道此次選舉可以造成極右派的勝利。我也告訴他極右派首先便要恢復帝制’。在視察期間，我們發現除了極右派以外，人人都說此次選舉是利用欺騙、奸詐、恐怖、暗殺以及一切可能的貪污辦法完成的”。

在“希臘的悲劇”一書中，Dodds, Tiffany 與 Solley 提及與當時國務總理 Sophoulis 的一次重要談話。你們知道 Sophoulis 也是現在執政的希臘政府的首領；如果提醒他當時的談話，對他有益。

三人在書中說，Sophoulis 說他與 Bevin 有協議要在兩年以後，即一九四八年舉行全民投票，因為否則反動派將勝利，造成“一個反動政府”。

“我希望”，Sophoulis 說——我現在援引三位英國國會議員所著的書——‘Mr. Bevin 既然以誠信著稱將信守他的諾言，而堅持本方案的第二部分：就是所規定的全民投票的日期。否則我恐怕有發生內戰的危險。我很想告知 Bevin，如果他記得我，愛希臘，那他

必須信守有關全民投票的協議’。”這些都是 Sophoulis 的話。但是協議未經遵守。

這就是當時“選舉”的歷史；目前 Sophoulis 以及 Tsaldaris 的希臘政府便根據此種選舉聲稱它是一個享有人民信任與支持的代表政府。據希臘內政部長的報告，選民共計二,二一一,〇〇〇人，但在當時選舉中只有一,一一七,〇〇〇人投票而有一,〇九四,〇〇〇人棄權，即選民中約有百分之五十抵制當時的選舉。

這就是英國軍事當局利用它們的軍隊在希臘所造成的秩序。

根據希臘在外國軍隊監督之下的“民主”選舉的經驗，Mr. Marshall 對於朝鮮也提出他的主張。在 Mr. Austin 致 Mr. Trygve Lie 有關朝鮮的公函²中，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提議要在朝鮮舉行選舉並成立全國政府以後將美國軍隊撤離朝鮮。換言之，美國政府要做照希臘的先例在它的武裝部隊掩護之下辦理朝鮮的選舉。壞的榜樣確是有傳染性的。

我現在回講希臘。在此種情形之下希臘代表如何能夠公然援引過去的所謂選舉去證明當前希臘政府的憲法與民主的性質呢？

重新講到希臘問題的歷史，讓我提醒你們一九四六年 Mr. Bevin 對安全理事會曾提出下列聲明：

“就希臘問題而言，一俟我們履行我們對希臘政府所負的義務，這些軍隊便撤退；我們不威脅任何其他國家也不使它們遭遇任何困難。”³

雖然對於此等義務的確實性質當時未有說明，但是安全理事會蘇聯代表團鑒於 Mr. Bevin 的聲明，便表示既然他的聲明是出於合作的意願，蘇聯將同意以主席的非正式聲明結束希臘問題的討論，並且同意雖然沒有正式決議案，該問題應當認為討論結束。蘇聯代表團也準備同意整個問題應以安全理事會主席——澳大利亞代表，Mr. Makin，當時擔任主席——的非正式聲明為限，就是，既然英國政府允諾將其部隊及早撤離希臘，該問題在這次會議可以認為結束。我們當時多少是本着此種精神結束希臘問題的討論。

現在兩年幾乎已經過去；英國軍隊仍然駐在希臘。而且它們還以美國軍事人員補充：

² 參閱文件 A/C.1/218。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第一號英文本第八十六頁。

¹ 所引“希臘的悲劇”本段以及後各段都是從俄文重譯而來。

教練官、專家以及其他人員。目前希臘情形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惡化，這是各位都知道，無須浪費時間去證明的。希臘內戰已經到了高潮。

我想請大會注意希臘民族團結運動中央委員會今年八月致聯合國祕書處的公函。此項文件是希臘愛國志士痛苦的呼聲。這是受到虐待的希臘獨立與自由的戰士的呼籲，他們籲請聯合國保護他們防範恐怖並制止對於希臘優秀男兒所施的野蠻的報復行為。希臘民族團結運動中央委員會宣稱希臘政府過去曾經放逐七千人到愛琴海中的荒蕪的礁石島嶼上，最近又逮捕兩萬五千人放逐到該處。Ikaria 島以及 Lemnos 與 Anaphi 島嶼都充滿了放逐的人。他們將被逮捕的人拋棄在 Psitalia 荒山上，讓他們餓死。

根據此項文任我們可以推論在希臘被監禁或被放逐的總計有五萬人，其中半數等待審判已有兩年以上。犯人往往被右派匪徒所屠殺，這是 Nigreta，以及 Crete 與 Macedonia 許多城市常常發生的事情。

中央委員會在上開文件中指出爲了執行軍事裁判所的判決常常有大批羣衆有計劃地被槍殺，因此請求聯合國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出面干涉。

此項信件說明在目前的希臘政權之下，恐怖橫行，慘不忍言，我們決不能忽視。

在這些事實面前，第一委員會希臘代表如何能夠大膽地說希臘是民主的模範，是民主政治很發達的國家？各位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的情形是：根據希臘民族團結運動中央委員會的報導，被放逐者達五萬人，愛國志士有系統地被屠殺。

希臘的對外政治關係愈來愈混亂；我們可以很坦白地說美利堅合衆國與聯合王國既然對於希臘政治具有控制的力量，應當負重要的責任。我們現在由於美國政府所發動又不得不重新討論希臘問題，但是並不根據蘇聯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原來提出的方式。我很抱歉地說，這個問題現在是根據完全偽造的曲解的方式。

雖然英國政府曾聲言一俟它履行它的義務以後允將它的部隊撤離希臘。但是此等部隊現在仍然駐在希臘；所謂大不列顛對希臘的義務不過是一紙毫無價值的匯票，付款人根本無付款之意。

同時，希臘國內的反民主運動日漸強大。該國的情勢，已經到了非常緊張的階段。英國駐希臘特派團前任團長 Mr. Porter 最近公開地說¹ 在此種緊張情勢中“全國人民深感到束手無策”。他說因爲該國權力集中在“商人與銀行家的小集團的手裏……他們決心不惜犧牲本國的經濟健康去保護他們的財政特權”。在這個有權威的美國人所提出的有關希臘情勢的公開聲明中，我們發現英國如何應用它的技巧去利用目前希臘政府的特點以推進它們自己的利益。關於這一點，讓我從 Mr. Porter 的論文中再援引一段。他講到英國對希臘的政策：

“英國在此種情形中的辦法總是與當地統治階級合作，承認它們剝削大眾的權力去爭取它們的支持，並且依靠它們的憲兵與暴力去壓制人民”。我們不得不承認 Mr. Porter 的陳述是很有力的。我不要評論他的陳述；我想只要將它宣佈而讓有關方面去否認或修正。

這就是英國在希臘的政策。此種政策的目的是在破壞民主運動並加強反動集團的力量，因爲此種集團是得到英美軍事當局的支持奪得政權的。此種政策業已造成一種情勢，再援引我們所尊敬的美國友人 Mr. Porter 的話，現在只有“奇蹟”始可挽救希臘；英美的政策是必然造成此種情勢的。

我不想詳細評論當前的希臘政府，也不要辯論該政府事實上是否合乎憲法，但是我不能忽視這一切情形，特別是因爲依照蘇聯代表團的意見，雖然希臘對外的錯綜的政治關係現在促使大會討論希臘問題，但是此種關係的根本原因正是由 Sophoulis-Tsaldaris 政府對內政治活動所造成——並非指三月大選時期當權的 Sophoulis，而是指現在利用他本人所反對的大選結果去加強他在政府中地位的 Sophoulis。

這一點已在第一委員會內評論過；因此我現在不得不加以注意。

從那威代表十月七日的聲明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希臘國內勢力的對峙是目前該國一切紛擾的主要原因。爲了避免對這一部分歐洲和平的威脅，那威代表建議實現三個條件，第一與希臘國內情形有關，第二與

¹ 參閱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美國雜誌“*Collier's*”中 Mr. Paul A. Porter 的論文：希臘需要一個奇蹟(Wanted: A Miracle in Greece)。

外國軍隊撤離希臘有關。Mr. Langhelle 在第一委員會提出第二條件如下：

“我國代表團確定認為在這方面如果希臘政府與有關各國洽商設法撤退外國駐軍，那末困難的情勢便可以大量減輕”¹。

雖然法蘭西代表，Mr. Delbos 支持美利堅合衆國與希臘在第一委員會內所提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控訴，他也不得不說“造成目前情勢紛擾原因是在希臘本身”²。

甚至於 Mr. Spaak 雖然不惜犧牲自己，很熱心地去支持美國的控訴，也不得不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在第一委員會的聲明中承認這一點。（我現在援引此項聲明全部紀錄的俄文譯本）：

“我確信希臘國內情形是由內部的困難所引起，因為希臘人民的兩個重要集團在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上彼此對峙。因此，正如我所說，此項控訴在我看來似乎過分”³。

這些就是 Mr. Spaak 的話。沒有人可以懷疑他過分同情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或過分指責希臘，也談不到指責聯合王國，更談不到美利堅合衆國。

Mr. Spaak 還有其他的話。他說希臘的情形不但由於內部困難所引起，而且，援引他本人雕琢的緩和的措詞，“也由於美國對希臘內政無可否認的某種程度的干涉”。這些聲明足以說明造成所謂“希臘問題”的真實原因；這個問題目前已經成爲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引起聯合國的深切注意。

但是，正如我所說，英國美國代表團已經盡了一切可能力量去掩飾這個問題並且將它曲解後再行提出。這一點在第一委員會討論希臘問題的經過中特別明顯。凡是具有最低限度客觀與公正的人們因此不得不相信——我敢坦白公開地說——全部的事情都是偽造的，粉飾的。我申言——而且無需很大的力量去證明我的話——在大會提出希臘問題並且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這個全部計劃是一個傀儡戲，一個粗製濫造的政治滑稽劇，使凡是毫無偏見的人都要報顏。

¹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發言人是援引英文稿的俄文譯本。

²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三次會議。

³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五次會議。

我們在第一委員會討論希臘問題時所目觀的情形是：美國代表團爲攻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所提的一切辯論，理由與證據；臨時以一個美國決議草案匆匆地去代替另一個美國決議草案，令人懷疑；第一委員會美國代表想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代表談判條件苛刻的買賣；對於這三個國家行使絕對不能容忍的強制壓力使它們同意設置控制委員會；美國代表採取各種手段去達到他的設置控制委員會的目的；甚至於採取絕對反常的表決方法去表決一個決議案，不是從頭至尾連續的去表決，而是分段表決，武斷地先表決該決議案的中段，然後表決末段，在確定決議案的末段以後，重新再表決決議案的最初一段（此種程序使得某一代表宣稱這是一個無頭決議案）——這些手段、詭計、陰謀不都已經暴露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目前將希臘問題列在大會議程上的真正目的嗎？我們的答覆是正面的。美國的計謀顯然是在政治上攻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指控它們——此種指控絲毫沒有法律上或道義上的根據——違反國際法的標準，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使美國可以有所藉口去干涉希臘事件，去進一步鞏固將來干涉的基礎，使世界人民的公論認為美利堅合衆國對於希臘的“協助”是合理的，在此種協助的掩護之下，便可以將希臘變成美國的軍事戰略根據地。

我想在此儘量簡略地指出許多事實；我希望這些事實足以表示對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指控都是牽強的，不公正的，偽造的，不確實的，同時也表示蘇聯決議草案對於希臘所提的要求確有充分的根據。我希望這些事實最後也足以說明美利堅合衆國與聯合王國以及反動希臘集團所共同商定的對於希臘的真實的計劃；此種反動團體由希臘政府在此代表，並且也是該政府在國內的支持力量。

美利堅合衆國與希臘兩國政府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它們提出什麼證據去支持此等指控，第一是見證人的證言；第二是律師所謂間接證據；就是報紙的專載，某幾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政客演講的新聞報導，以及十月十六日 Marshall Tito 有關 Macedonia 問題的談話。

我們在第一委員會早已有力地指出此種證據是不健全的，牽強的，並且更壞的，它

們都是假造的。舉例言之，我們指出沒有人——甚至於指控者自身，美國、英國以及希臘的代表——敢否認最重要的文件是偽造的，最重要證人的證言是假的。證人在酷刑與暴力之下害怕喪失他們的生命，便不得不提出假的證據；這是早已十分確定證明的，並且載入調查委員會向一委員會所提的文件之中，大家一定知道的。

當然要詳細分析這一切證言以及其他證據並且重複在第一委員會的陳述將浪費許多時間，令人厭倦。但是我要求當時沒有出席的人注意第一委員會研究希臘問題有三星期，在這三星期中我們蘇聯代表團以及支持我們每一篇講詞的人們都曾指出偽證者、搗亂份子、罪犯及賣國者的名，姓與地址，像 Kolomanov，前任保加利亞法院院長，後來逃往希臘提供不利於保加利亞的證言。我們指出害怕犧牲生命的偽證者（我稱他們為絞刑吏繩索之下放出的證人）。我們充分證明此等偽證人是不可靠的，並且要求指控者告訴我們可以證明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指控的十二名左右的忠實證人，列舉他們的姓名，提供真實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人們的有力的證言，但是我們沒有得到答覆。

Mr. McNeil 歡喜說提出這種“千頭萬緒的細節”實無意義。當然，最好不要提出此項“千頭萬緒的細節”，因為說明詳情便將假造的證言及其所隱飾的非常荒謬的欺騙完全暴露於人民大眾之前，因為許多代表並未熟讀這些文件也並沒有研究過這兩萬頁；因為許多代表內心中對於美國決議案中各個問題的意見與他們投票所表示的意見也許是不同的。這是他們的私事，是他們良心上的事。我不敢也不要討論它。

但是我有說這句話的責任：今天你們將要宣告裁決。這是一種法院判決。你們現在在此組成了一個最高法院；如果你們要以純潔的良心去宣布裁決，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犯了它們並未犯的罪行，那麼你們必須熟讀這些文件與資料，以便辨別這些資料具有何等價值，它們的來源是否純正。甚至於第一委員會的多數國家都不敢接受指控這些國家犯了此等罪行的責任，因為該決議案並未提及第一委員會的意見，我以後要證明這一點。

在此項決議案中，覓取真相的人從 Pontius 轉而籲請 Pilate。決議案稱，固然調查

委員會大多數證明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確有破壞法律的行動，第一委員會建議設置一個委員會，建議去干涉這三個國家的內政，“將自己的腳放在人家屋內的桌上”。但是委員會大多數不能負責地說：我們委員會大多數，業已鑒及這一切證件，現在根據這一切資料，宣告此等指控是合理的，證據確鑿的。決議案中並沒有這句話，我以後再討論這點。我宣告這些文件是偽造的，這些證人是特別選定的，而他們擔任偽證者頗為成功。如果你們需要事實我可以提供。你們要求我認識我對莊嚴的大會的發言所負的責任。我很知道此種責任，並且無條件地接受。所講的事實如下：

證人

大會一定知道希臘政府向調查委員會以及附屬團體提供了各種資料。其中有“白皮書”。“白皮書”搜集了六十名證人的誓證。委員會傳詢了其中二十六人。

我很審慎地研究過這二十六名證人的誓證。我能夠列舉他們的全部姓名；我要確告你們。我要將這些證人的真面目介紹給你們。這二十六名證人之中，十名是偽證者，因為在調查的過程中他們自己的矛盾的偽造證言已經暴露他們是偽證者。其中若干人承認為了此種偽證希臘當局是給了錢的（例如證人 Zaphiris）。其中若干證人，像 Bobtsis，由於哥倫比亞代表 Mr. Urrutia 的建議，委員會拒絕聽完他的證言，因為他所講的廢話與委員會所熟知的最顯著的事實完全抵觸；還有證人 Velianidis，在委員會委員詢問之下，甚至於不能說明他的出生年月；他的舉動非常可疑，因此調查委員會採取特別決定，要進一步調查他的身份。

這些就是第一批十名證人；他們宣稱通達某一方向的鐵道直接以希臘為目標而且具有戰略意義，但是事實上該鐵道是南斯拉夫內部，其方向正相反，當然並無戰略意義。

我能夠援引大量的事實去說明每名證人的特性，但是我沒有聽到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人提出一件事實去證明他們的指控確有真實的根據。

調查委員會所盤問的二十六人之中，六名是普通罪犯與搗亂份子。他們的姓名如下：謀殺前任部長 Zevgos 的兇手 Vlahos，以及他的同謀，Partoulas, Tsaoussis 以及 Sidiropoulos。而且 Sidiropoulos 在希臘報紙所披

露的信中承認爲了他所提出的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偽造證言，希臘當局是給了他錢的。他的信並非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或阿爾巴尼亞報紙上披露，也並非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或阿爾巴尼亞牢獄中寄出；信是當他在希臘時從希臘的牢獄中寄出；Sidiropoulos 在信中指控希臘當局給他錢去作偽證；這是他直認不諱的。

這是六名中的一名。但是事實還不止此。六名之中有一個著名的 Kontopanos 被他的親弟兄指出是搞亂份子。

最後我們要提到以前提及過的 Kologanov。他在德軍佔領時期擔任保加利亞軍事法庭庭長，後來逃往希臘，提供不利於他本國、保加利亞的偽造的證明。

這六人確是引人注意。十名之外加上這六名，再加上五名。我現在列舉這五人的姓名：Valtadoros, Pitas, Zahos, Ikononov 以及 Serbakov。這五人早已判處死刑，後又獲赦免，遞解到調查委員會去暴露他們自己的同志。當時有人問 Valtadoros 爲什麼他的四名同志都已經處死而他還活着，他答稱：“我不知道；大概要將我遞解到委員會來提供指控該四名的證據”。

上面所講的十名、六名、以及五名——就是希臘政府所傳的二十六名證人之中的二十一名。

現在你們要——根據絞刑吏繩索之下放出的搞亂份子與普通罪犯所供證言，但是這些人請求赦免他們的生命，並以誹謗與奸詐的可怕代價去贖回他們的生命，提供希臘當局所需要的證據以便希臘當局將他們提出作爲證人——現在你們要以你們的信譽去保證這些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人們都是確實可靠。你們可以如此做嗎？此項決議案是第一委員會一部分委員草率地提到大會來的。這部分人所以能夠取得多數票不過是因為委員會很多委員並不熟知實際文件，或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預先早已懷有政治的偏見，就是盡一切可能力量去成立這個邊境委員會。但是根據上文各段所證明的事實，你們中間會有一個人舉手表示贊成這個決議案嗎？如果這些控訴沒有根據，爲什麼要設立這個委員會？如果這些指控毫無根據，那末我們爲什麼在決議案中要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將來不要再犯這些假證人所指控的這三個國家從來沒有犯過的罪行？

如果無須向這三個國家呼籲並請求它們將來不要再做已往從來沒有做過的事——雖然有人指控它們做過——那麼爲什麼要設置這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做什麼事？當然，全部的理論因此瓦解。

我們認爲這全部的事情都是捏造的，正如俄國話所說，“全部的湯都攪動了”以便證明設置這個邊境委員會是必需的，可能的，相宜的，合法的；但是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去掩飾希臘反動集團的不法行爲；Mr. Porter 在美國雜誌 Collier's 的論文中說這個反動集團是“商業與銀行界的小集團……決心不惜犧牲本國的經濟健康去保護它們的財政特權”。這些不是我的話是 Mr. Porter 的話；沒有人能夠駁斥他。法院並未認爲 Mr. Porter 譏謗而傳喚他。一般地說，大家知道最近報紙登載着有關希臘政府的非常惡劣的事情，但是甚至於希臘前任國務總理 Mr. Tsaldaris 也沒有答覆它們。

這一切都像鴨子後面的流水一般，無人注意。但是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最後一定要明朗化的。既然現在有人在大會內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決它。我們對於這些見證人的態度如何呢？

委員會不只是傳詢了這二十六名證人，還傳詢很多。它傳詢委員會自身從希臘集中營、牢獄以及 Zervas 各種毒刑室所選出的許多證人。其中除平民大眾外有很多是希臘當局與希臘政府送入牢獄的政治及社會上的領袖人物。例如我們在其中發現左派自由黨領袖 General Gregoriadis；希臘工會總聯盟主席 Mr. Paparigas；General Bakirdzis；以及全希臘民主團體聯合會主席，Hercules Petsimetsas。這些人的品格是無可非議的，道德水準是無可懷疑的；他們在反法西斯蒂以及反希臘國內的法西斯蒂君主恐怖的鬭爭中所表示的勇氣與剛直證明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信譽。他們都證言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都沒有犯過被指控的罪行；希臘與這三個國家的各別邊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應由希臘政府負責，因爲該政府並未而且不能與其本國人民妥協以致人民拿起武器反抗政府。他們證言全部的事情應由美國政府負責；關於美國政府 Mr. Porter 在論文中說：“美利堅合衆國是希臘政治中的最有力的因素”。他們證言全部的責任應由英國政府擔負，因爲它有幾師軍隊駐在希臘。Mr. McNeil 說他不知道究竟有幾師。一師或一師以

上並無差別；總之，英國軍隊人數頗多足以參加鎮壓在希臘流血遍地的民主勢力。

這些人所講的事實和以前的證人所說的話是不同的。其中有許多人說希臘當局如何給他們武器，差遣他們回返到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南斯拉夫，各在其本國反抗其本國合法政府。這些證人的姓名如下：Serbakov, Mustafov, Uruchev, Vairkhtari, Nazmi Emini Azemi, Teshkov, Ikonomov, Kosta Tessi 以及其他許多人。我已列舉他們的姓名；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我們的對方，就是堅決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犯了一切重大罪行的人們舉出任何可靠的證人的姓名，用他們的證言去證明對這三國的指控。

第一委員會內的情形如何呢？顯然地，第一委員會不能對於這一切事實漠不關心。他們不能始終忽視這些事實，縱然一切事情早已預先由一個團結頗堅的集團預先決定；我很坦白地稱這個集團為英美法集團。當時情形如此。那威代表團代表曾提出聲明。我現在引述他講詞中的有關部份：

“依照我的判斷，委員會現在所收到的證據並不充足，因此我們無權斷定澳大利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三國政府違反憲章援助並協助希臘游擊隊¹。”

我現在要舉出另一個團體。它早已決定以各種方式，措詞，藉口，直接或間接地去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我現在提出我們大家知道的 Mr. Spaak。他是極有地位的法學家，對於許多問題他是無所畏懼的專家；當他對於這許多問題發表聲明時，總以一國主權為前提。當 Mr. Spaak 在第一委員會聽了一切反覆的陳述已有三週之後，他也不顧一切，荒謬絕倫地指控這三國政府嗎？這三個小的北部鄰邦嗎？不；當他講到這些證人時，他不得不承認他們似乎並非社會上的正直人士。¹照 Mr. Spaak 看來，這些偽證者，這些普通罪犯絕對不是社會上的正直人士。假定他們所犯的罪與謀殺案較少，他們也許可以稱為是社會上的正直人士。他要承認他們並非社會上的正直人士，因此他們的證言不能完全相信。但是關於其他的證人，雖然 Mr. Spaak 沒有舉出他們的姓名，顯然因為他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依照他

所見的一切，這是一種可怕的景象，一種幻影，一種巫魔作假證的狂歡現象——他認為這些證人的證言不能相信。

甚至於認為必須不惜一切去支持美國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指控的各國代表的發言也只能限於像法蘭西代表 Mr. Delbos 所說的話，這是並不令人驚奇的。我要提醒你們注意 Mr. Delbos 在分析美國與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指控希臘的三個北部鄰邦的一切證件之後所說的話；現在逐字引述如下：“在我們看來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似乎並非沒有參加希臘內戰，對其游擊隊也略有援助，因為沒有它們的援助游擊隊當然不能越過邊境。”²

請注意 Mr. Delbos 的用字。他認為，“在我們看來似乎”南斯拉夫提供協助，“並非沒有”參加內戰。但是究竟參加的程度如何。“並非沒有”表示參加的程度並不確定。Mr. Delbos 並不要負責證明參加的程度，因為他不知道。“略有援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援助這些游擊隊，並且因為尊重庇護的原則，開放它們的領土，對這些游擊隊供給醫藥協助，包裹他們的創傷，予以食物，因為這些游擊隊已為希臘皇軍困於邊境，飢餓而疲乏不堪。Mr. Delbos 認為此種協助是破壞國際法嗎？每一個國家負有神聖的責任以其領土去庇護另一國政府的反對黨，因為此種反對黨在其本國國內與其本國政府鬭爭，如果這些反對黨負傷，應包裹其創傷，如果飢渴，應供給麵包與飲水。Mr. Delbos 採用“在我們看來似乎”，“並非沒有參加”，“略有援助”等字樣表示他對於這件事有所懷疑，躊躇，他並不相信希臘鄰邦政治上的反對派所提的謠言與惡意的誹謗確是有根據的；他的表示只能如此。人家說“Volentem fata ducunt, nolentem trahunt”——“不要逆水行舟，只好隨風轉舵”。他不得不說：“既然我們非前去不可，便讓我們前去”。有一隻鸚鵡被貓所捉住，鸚鵡只能說：“既然我們非前去不可，便讓我們前去”。Mr. Delbos 同樣地認識，在他看來有一部分事實彼此並不連貫，因此他只能說並非沒有違犯行為。如果有人抓住你的頸背要你“跟着來”，你沒有其他辦法；因此法國代表便“跟着來”而投票贊成美國決議案。但他對此並不滿意，因此又提出一項

¹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

² 第一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發言人援引法文講詞的俄文譯本。

怯懦的修正案，實際上等於說：“一方面你不得不自白，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直陳”，另一種說法是：“獲得財富，而仍然保持無罪”。

這就是第一委員會內的情形。那威代表說：“所提證據是很古怪；我不能據以提出控訴”。Mr. Spaak 說這些證人當然是匪徒，殺人犯，普通罪犯，搗亂份子，偽證者；關於他們的品行事實上已經有十足的證據；他國是 Mr. Spaak 所謂“並非社會上的正直人士”，因此不能認為可靠。

Mr. Delbos 公開地說並無具體證據，只有“好像”“似乎”“或可能是”。情形雖然如此但是他們仍然找到了辦法，即大會第一委員會決議草案所提議的辦法。

我早已說過，第一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承認他們確實並不熟知這些文件的內容。這是這件事情的最大的悲劇。例如 Mr. McNeil 說：“你的意思是說你要每個人都熟知並研究這些文件嗎？我認為最好不要去深究這些千頭萬緒的細節。我們應當信賴這個委員會，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委員會”。Mr. McNeil 告訴我們這確是一個很好的委員會，因為有一個好人，他的好友，擔任委員，我願意相信他是好人，他是 Mr. McNeil 的好友；這就是說：“你的朋友是何種人，你也是何種人”。但是我想要看到證據；我要求事實；我想閱讀證人的誓證；我想要確實知道這些沒有被希臘警局或軍事法庭所賄賂或加以酷刑的忠實證人。但是此種證據都沒有。

他們告訴我們：請少待片刻，安全理事會設置了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委派了附屬小組；附屬小組正在做事；它看到某種情形。我們應當信任它。委員會信任它。委員會提了報告。我們應當信任這個委員會，第一委員會也應當如此，不必詳細研究，不必去深究這些千頭萬緒的細節，具有信心，接受一切，將它提交給大會。當然大會一定照例通過。大會這許多人如何能夠詳細研究我們在此所說的一切？但是我已列舉姓名；我告訴你們這些都是假證人與罪犯。有沒有人肯站起來說：“不，他們並非罪犯”。在這個最後的時間，我仍然等待控訴者起來說：“某某證人已經提出某種誓證，證明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比西尼亞確實有罪；我們可以以此為根據，問心無愧地投票反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他們尚未這樣做；他們也不會這樣做；因為如果有此可能，他們將堅持他們的控訴一直到底；他們不至於撤回控訴；他

們不會像第一委員會的 Mr. Johnson 以及英美法三國代表團那樣將其控訴敷衍了事。

他們早先所提出的文件¹措詞如下：“大會……認為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協助並支持對希臘政府作戰之游擊隊”。但是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決議案²措詞如下：“鑒於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該委員會已以多數票決定”——就是說我們，第一委員會以及第一委員會多數都不負責，而是由調查委員會多數以及調查委員會負責決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均曾協助”，因此大會要求它們今後停止此種協助。請比較兩個決議案。它們彼此符合嗎？以第二個決議案去代替第一個決議案不是證明這些控訴者並不相信它們自己的控訴，他們正想撤回此種控訴，他們不要負責，他們指出這是調查委員會所承認的事實，想藉此掩護——關於這個調查委員會我還有話說。

這是有關證人的情形。文件的情形如何呢？Mr. Tsaldaris 曾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對安全理事會致詞³。為證明南斯拉夫圖謀破壞希臘領土的不可侵犯性與完整性，他提到南斯拉夫國務總理，狄托元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談話。但當時早已證明那次談話是偽造的，或至少其中對南斯拉夫政府提出最惡劣的攻擊並構成最嚴重的指控的部分是偽造的。

Tsaldaris 所做的是很簡單的。他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狄托元帥的談話中刪去一句而添入狄托元帥所沒有講的一句，因此造成一篇確實很惡劣的談話。狄托元帥大意說南斯拉夫同情它的馬其頓弟兄，要在聯合國採取措施去滿足馬其頓民族的合理要求。在希臘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所援引的談話中，“在聯合國”等字樣被刪去而添入下列字樣：“要採取措施，於必要時甚至於採取的恐怖政策”。這是捏造事實，其捏造早經證明。但是對南斯拉夫政府的全部指控便根據此種捏造。

他們指控南斯拉夫政府在其境內組織 Buljkes 軍營，使希臘游擊隊受軍事訓練。為了這個目的，甚至於出版一種特別書籍——

¹ 文件 A/C.1/191。

² 參閱文件 A/409 以及 A/409/Corr.1。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五號。

一種手冊，教材或教本。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應當加以研究。不幸的，第一委員會不能研究這個問題。顯然的，我早已講到的幾名證人都指證 Buljkes 軍營內設有軍事學校。但是當調查委員會本身到了 Buljkes，如該委員會紀錄所載，“該處並無軍事學校的痕跡”。文件 S/360 “調查委員會有關希臘邊境事件報告書”的第三篇結論中說“當調查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視察 Buljkes 軍營的時候，未能查出軍事活動或軍事訓練的證據……”。

就 Buljkes 的軍事學校而言，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所提的報告書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委員會似乎收到一份游擊隊戰術軍事教導手冊。某幾名證人證言此項手冊在 Buljkes 用作教本。某一名證人，一名希臘難民，甚至於證言此項手冊是一九四五年夏季四十五名軍官在另一軍營，Rubiga 編訂的，而他本人就是編訂者之一。

調查委員會與第一委員會都收到此項手冊希臘文本各一份；它已歸入卷宗，連同二萬頁的其他各種文件。此書並無書名封面，因此不知道在何地，何時並由何人出版。但是有一件有趣味的事：書中載有游擊隊受此項訓練時所研究的許多問題。有六十四個問題。我必須告訴你們關於此項手冊的序言，因為它明顯地暴露此項手冊，此項偽造文件的挑釁的假造的性質。在此種紛擾的時期游擊隊研究什麼問題呢？手冊第一編是：“軍隊的歷史發展”。

因此，當此種決死的鬭爭正在進行時，游擊隊要去研究軍隊的歷史發展。但是為什麼游擊隊應當研究這個問題呢？在德軍佔領時期，我國有許多游擊隊伍對德國佔領部隊作相當重大的破壞；他們對德軍加以重懲，掃蕩或驅逐他們出境。他們當然無時間去研究德國軍隊發展的歷史。游擊隊不要去研究德國軍隊的發展歷史而要去與他們作戰。但是在南斯拉夫的希臘游擊隊伍要做的第一件事似乎是研究軍隊歷史。

第二篇：戰略與戰術。

你們大家知道游擊隊在與現代軍隊實際作戰中去學習現代軍隊的戰略與戰術。

其他各篇是：三。現代軍隊的裝備；四。空軍；六。步兵戰爭的特性；七。射擊，行軍，地面；八。任務等；十一。動員部隊等。

第十七篇是：兵士在行動中的任務；第五十一篇：戰爭中供應車輛的移動；第五十八篇：砲兵等。

根據上面所列的各篇名稱，凡是略知游擊隊的習慣、組織、生活情況、活動以及作戰方式的人一定明白此項手冊對於游擊隊並無價值，這是可供正規軍隊指揮官使用的手冊，大概是以前在希臘軍隊中而現在來到南斯拉夫的一名兵士將此項手冊帶到 Buljkes 軍營的。最後，如果此項手冊確由四十五人在南斯拉夫編訂的，這與南斯拉夫政府可能有什麼關係呢？在非常嚴密看管的牢獄、集中營、堡壘以及其他監禁場所，有志的人總能夠設法念書，得到必要的書籍，研究並且教導他人，而不讓負責監禁的當局知道，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嗎？

但是這所謂手冊似乎仍然是指控南斯拉夫對其境內的希臘游擊隊施以軍事訓練以便與希臘政府作戰的最重要的證據。

這所謂手冊，這沒有書名封面的破碎的書，以序言為首。假定你讀了這序言，你便立刻明白全部的事。序言稱此項手冊是由四十五名中尉編製的——都是同志，他們是根據“同志”訓練與戰略局的建議在許多軍官中選出的。該序言常常以倒置逗點提及“同志”兩字。他們想使得這所謂手冊帶有共產主義文件的性質，當然在此種文件中共產黨彼此都稱同志，但是他們忘記共產黨員稱同志時，他們並不用倒置逗點，這不是非常明顯嗎？

除此以外，序言載有下列聲明：“Rubiga 的希臘共產團體的“同志”（用倒置逗點）過去與現在都在受上述訓練”。

我要問你們：“既然此項偽造文件要作為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協助希臘游擊隊與希臘政府作戰的證明，其偽造豈不過於淺薄笨拙嗎？希臘方面的指控者顯然做得過分。

他們提出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亞圖謀破壞希臘的領土不可侵犯性的指控。為節省時間，我不要詳細討論這一點。在我分發給各國代表以及報界的講詞中，我已有詳細的解說。但是我不得不說這些指控都不過是根據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某幾位政治家所發表的兩項或三項聲明，即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民族與馬其頓民族有血統的弟兄的聯繫，因此希望馬其頓民族將來可以在南斯拉夫共和國的保護之下統一起來。但是此種想像的要求如何能夠破壞希臘的領土完整呢？與此種情形正相對照的是 Mr. Tsaldaris 以及希臘國會某幾個議員所講的話；他們對於保加利亞

的幾近四分之一的領土提出確定的主張並且公然提出建議。例如希臘代表在巴黎會議向 Mr. Bebler 及 Mr. Vilfan 建議彼此和平妥協，消滅阿爾巴尼亞，將它的領土由希臘與南斯拉夫平分。

共產黨報紙像 Rabotnichesko Delo 以及若干個別政治家說馬其頓民族將來應當與被強制分離而現在居住在他國家境內的同一民族聯合起來，此種心地純潔的聲明有什麼重要呢？這就是他們認為圖謀破壞希臘領土完整的唯一指控，因其非常可笑，甚至於控訴者自己也不敢將它列在以第一委員會多數委員的名義向你們提出的決議草案之中。

在這些情形之下，鑒於這許多偽證、詭計、偽造文件、淺薄的誤解、曲解、假的沒有根據的渲染——鑒於這些所謂並無確實根據的指控——許多代表甚至於一部分卑躬曲節追隨美國代表團的人士也感到躊躇徬徨，拒絕支持美國、英聯王國以及希臘代表所提議的決議草案，這是並不令人驚奇的。我要再度援引那威代表的話：“……委員會所接獲的證據並不充份，因此我們無權斷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三國政府違反憲章援助並協助希臘游擊隊”¹。

美國決議案將希臘目前混亂情形的責任推在北部三個鄰邦的身上 Mr. Nils Langhelle 對此提出很謹慎但是很確定的抗議。他說：“我們對於調查委員會及其附屬小組所提證據是否可以合理證明此種確定結論，尤其是關於保加利亞的結論，頗有懷疑”²。

我以前已提到法國代表 Mr. Delbos，他曾宣稱：“我不要說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三國政府協助這些游擊隊，因為這似乎尚未合法證明——推定與證據是不同的”³。

Mr. Spaak 雖然對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採取攻擊態度，但是現在既已無可否認證明這些指控全是假造，他也不得不讓步。Mr. Spaak 有充分的理由在第一委員會說：“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希望去堅持希臘北部鄰邦是該國內正在進行中的內戰的煽動者，我本人並不相信是如此；如果任何人以為如此，我認為他是言過其實”³。

上面所提及的各國代表都支持英美立場，並且想用各種方法去加強此種立場，說明英美兩國代表團對於此事的政策是合理的；但是既然這些代表對於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事件表示上述意見，這不是證明此項指控已經全部瓦解嗎？英美方面的指控者很快認識這一點，匆促地有條件地接受法國修正案，宛如抓住最後的救命者的錨，因為再堅持他們的主張就會遭遇到嚴重的道義上的失敗這是必須避免的。實際上，當 Mr. Johnson 以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的名義提出文件 A/C.1/191 所載的控告案文時，他中言委員會大多數委員都確信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有罪，但是只要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三國政府聲明它們願意與負責監督執行大會決議案的委員會合作，那末美國政府願意撤回此項控訴並接收法國修正案。

從最初時候起，此項聲明顯然就是一種詭計，企圖對於這三個國家行使壓力，逼迫他們同意設置一個美利堅合衆國與聯合王國政府寄託一切希望的邊境委員會。依照美國方面所提的決議案，大會應當認為事實上早已證明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以及保加利亞協助希臘游擊隊去與 Tsaldaris 政權鬭爭，因此破壞國際法。我以前早已詳細討論過此項決議案所提的控訴。但是從最初時候起，很顯然的原提控訴不過是一種誇大的要求，其目的的一方面是要恐嚇，而另一方面是要作為討價還價的基礎以便他們以後可以減低語調，降低價格，放棄對這三國政府的控訴而且可以使其他某幾國代表可以轉變到英美方面來，因為此等國家雖然提出抗議反對此種控訴，但準備考慮英美所建議的委員會的設置。

從聯合王國代表團的行為看來，這顯然是一種討價還價的措施，行使壓力與強制的方法。在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前一天，Mr. McNeil 提出一項決議案（文件 A/C.1/207），其中並無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指控，但是只提及調查委員會多數委員的意見。他建議如果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接受 Mr. Johnson 的條件，他們便將此項修正案代替美國決議案之中的有關控訴的各段。但是在下一天，甚至於沒有等待保加利亞或阿爾巴尼亞的覆文，他急迫地將一項新的決議案分發給第一委員會各委員，其中以較為苛刻的辦法去代替他原擬的

¹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

²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三次會議。

³ 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五次會議。發言人援引法文講詞的俄文譯本。

提案；他毫不躊躇地在很短時間內提出在原則上自相矛盾的主張。

蘇聯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內指出此種討價還價是不可以的；並且說利用一切可能壓迫方法去威脅，恐嚇並堅持，要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承認它們所不能承認的事，供認它們所沒有做的事，並且允諾它們，如果它們供認了，便可以提出較為緩和寬大的決議案請大會去審議這都是不可以的。當時我問：既然控訴者在第一委員會內對於這個問題採取此種討論方法，他們究竟是否確實知道他們的控訴是公正的，確有證據的？我可以說在第一委員會內表決美國決議案的方法頗為反常；表決並不從決議案最初部分開始，而從中部開始；然後表決最後部分，再表決最初部分。這一切事情都是很露骨的。此種露骨的情形使有關程序事項方面的著名權威，Mr. Spaak 不得不說，現在所採的程序並非是最好的程序，並非是最好的表決辦法。正像我們在批評採取此種程序的人們時所指出，他甚至於也說這是反常的方法。但是他說：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既然我們不能利用議事規則所規定的通常方法去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決定，那末我們便可以利用與議事規則確不符合的反常方法。

美國代表團最後用了各種詭計得到多數票；美國決議案中許多段經法國與英聯王國修正案大量緩和後便通過，當時有六到八國代表團投票反對，很多代表團棄權，有的時候有十到十五國之多。我應當指出，在以後表決其他決議案時，棄權的國家多至於二十六國，只有六國到八國代表團投票贊成這些決議案，但是在表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的決議草案時，其中若干段以十七票對十一票否決，這是不足重視的多數，棄權者有二十五至二十七。

當時棄權的代表團都不作為出席投票論；只有利用此種非常荒謬的議事規則方才產生下面的情形：十一國代表團投票反對，二十七國棄權（就是不贊成任何一個決議案），總計三十八國代表團；但是決議案認為通過因為有十七國代表團投票贊成。此種狡猾手段實在非常顯著，只能欺騙生來盲目的人。

這些無可否認的事實不是證明英美集團道義上政治上的失敗嗎？它們經許多國家代表團批評之後，不得不撤回它們的原提的控訴去接受另一決議案，其中並無英美希三國指控的痕跡。

當然我們應當對此滿意，但是我們不能滿意，因為這沒有完結。控訴者放棄原擬的絕對沒有理由的立場，利用美妙的措詞作為掩飾另採新的立場；但是，實際上，同樣的控訴的規定仍然在內，換言之，正如我在第一委員會所說，一劑蓖麻子油用甜的東西沖淡去減輕它的苦味。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美國決議案改成當前的英美法修正案文，仍然必須加以否決，因為它是不公正的，而且因為以這些假證人為基礎的調查委員會多數的意見不能作為你們的根據的；在我們現在的聯合國莊嚴的大會內，我們簡直不能提及此類證人。

我們不能通過以偽證者、搗亂份子與罪犯的證言為基礎的決議案，因為沒有人願意代他們負責；第一委員會顯然要將此種責任全部推到調查委員會。他們現在要求你們通過一種決定，但是此種決定不能引起和平，秩序或安寧，相反地却可以引起新的困難與糾紛，新的苦痛與侮辱，對於各種外交政策問題可以造成新的錯綜複雜的困難，而這些外交政策問題過去兩年來早已經常列在聯合國的議程上，迄無解決辦法。

如果安全理事會當時派遣到希臘邊境的調查委員會最後只產生這樣一個多數決議案，那末我們有充分理由說“一座大山生了一隻小鼠”。當然祇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派遣這個委員會是沒有意義的。委員會的設置本來也沒有意義。但是委員會是設置了，派遣了。委員會給我們的材料毫無價值，不能作為我們決定的基礎。現在，雖然這個委員會及其附屬小組的工作顯然毫無成績，但是他們提議我們應當設置一個新的委員會，再派遣到同一地點，到 Salonika 或其他地點，去視察邊境情形，以便管制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以及保加利亞三國政府的活動，干預它們的內政，以不負責任的態度再度担任它的任務，正如第一委員會同樣地不遵守應當遵守的公正與客觀原則。我們不能同意設置此種委員會，何況其職務直接與我們的憲章基本原則相抵觸，即各民族主權平等的原則。因為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投票反對設置這個委員會，更加反對派遣它出去工作，反對它繼續行使第一委員會以欺騙方法規定的職務。

此種委員會的設置顯然違反我們憲章的最重要原則，這是蘇聯代表團對第一委員會的詳細聲明中早已指出過。我認為現在只需要提醒你們注意這一點，無須再行絮說。

希臘問題使得所有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人民都感到焦慮，而第一委員會所提議的決定絕對不能解決他們的焦慮。愛好和平的人民不能寬恕旨在掩飾罪惡與痛苦的真實原因的企圖，因為希臘人民所遭遇到的此種罪惡與痛苦正在威脅希臘鄰邦的和平與安全，而終將威脅整個世界的安全。只有鏟除罪惡的真實原因，我們始能保證希臘邊境的和平，肅清威脅巴爾幹各國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上的錯綜複雜的問題。

蘇聯代表團正像對安全理事會一樣，曾提醒第一委員會注意許多事實，因為這些事實確實證明希臘政府本身造成其國內政治情勢以及此種情勢所引起對外的政治情勢。我們也曾向調查委員會指出這些事實，但是該委員會完全不顧公正無私的原則，以及它徹底公正調查這些事實的責任。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當局爲了得到事實真相起見也曾指出這些事實。

該委員會的行動非常偏袒，令人憤慨；例如希臘建議要調查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方面的十四個事件，委員會除了 Agnos Germanos 事件以外，調查了所有其他事件；我難道沒有權在這個講壇上指出這件事嗎？當南斯拉夫代表建議要調查三個事件——就是先後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月及十一月在 Pericleia, Chrissi 以及 Lake Doiran 發生的事件——委員會完全置之不理。當阿爾巴尼亞政府建議調查八個事件，委員會只調查其中三個。當它要求傳詞三十二名證人，只傳詢八名。但是希臘政府的要求幾乎完全辦到。

這是委員會過去的工作態度。我們不能保證委員會將來採取不同的態度，因為事實上除了爲了美國國務院以及英國外交部複雜機構所擬定的政治計劃以外，並不需要此種委員會的活動；此項政治計劃是要在所謂業已實施的或旨在實施的對希臘經濟協助的掩護之下將希臘變成被保護的國家，一個軍事根據地。

我們說：你們要協助希臘，那末讓我們設置一個委員會去保證此種協助確實解決希臘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去建築軍用公路，各種飛機場，訓練新的憲兵與警察隊伍去肅清游擊隊，也不是去與希臘民主勢力的先鋒隊，與整個希臘人民作戰。

我們說：如果調查委員會客觀而公正無私地做了它的工作，第一委員會便早已獲得

充分的資料足以暴露希臘當局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的陰謀。但是如果我們要能夠確實證明這一點，並且提出希臘政府對於希南、希保、希阿邊境一切事件所負的責任問題，那末甚至於在業已提出的可憐的文件中，這些充滿了廢話的二萬頁中——這是委員會在希臘境內及其四周工作時所搜集的——也可以找到充分的資料。

因爲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在其決議案（文件 A/AC.1/199）中建議確定希臘政府的責任，並且憑此作成適當的結論。蘇聯代表團根據這許多事實並且將希臘當前情形徹底研究後所得到的最重要結論是：造成此種情形的責任應由操縱希臘政權的銀行與商業集團以及構成希臘政治中主要動力的各國政府承擔。

當前的希臘政府是以促進希臘反動勢力的利益爲其目的；英美兩國政府對於此種政府的支持就是造成希臘現在的政治與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根據這些事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這三個國家與希臘之間的許多事件與事變的全部罪行與責任無可置疑地應由希臘政府與若干外國分別負擔；這幾個外國政府干涉希臘內政並支持希臘國內的反民主的反動勢力，製造並增加許多反常的困難問題，例如引起種種衝突與糾紛以致造成希臘國內以及歐洲這一部分的緊張情勢。我們確信英國軍隊以及許多軍事教官與專家駐在希臘將更進一步增加糾紛。

因爲這個理由，蘇聯政府堅持英國軍隊必須撤離希臘，美國也必須召回它的軍事特派團、教官和專家，業已一年有餘。此項合理要求的實現是重新建立希臘國內秩序與社會安寧的主要先決條件，也是建立希臘與其北部鄰邦正常關係的主要條件。

蘇聯政府認爲必須保證在經濟協助名義之下對希臘所供給的物資應當確實作此種用途，換言之，作經濟協助的用途。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蘇聯政府堅持必須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去監督並保證此種援助的用途完全是爲了希臘人民的利益。

我最後的結論與我開始發言時一樣。最重要的問題，整個希臘問題的根本基礎就是外國軍隊必須撤離希臘。沒有人能夠否認駐在希臘的英國軍隊並不是一個積極的而是一個消極的力量，引起許多困難複雜的問題。

我在第一委員會早已提到過勞工黨黨員 Major Willis 的聲明；他在兩年前指出如果

希臘目前狀態繼續不變，如果在英國軍隊與英國政治官吏的眼前希臘人民中間的良好份子均視作罪犯，那末希臘的事變不能解決。

我要提請注意另一位英國勞工黨國會議員 Mr. Greenwood 在同時所作的聲明；他說，“竟然利用英國軍隊去造成希臘國際爭端，這是不可容忍的”¹。

我要提請你們注意駐在 Salonika 的一名英國空軍人員的信。這封信早已在英國衆議院宣讀過。他在描寫希臘愛國人士和平示威時說只要英國當局停止派遣與人民對敵的軍隊到這些區域，內戰便不會發生。希臘右派領袖公開認為他們的土匪式的行動是合理的，沒有什麼危險，這不是偶然的，因為英國支持他們；既然他們享有英國武器的支持，他們無須與國內任何政治黨派妥協。

大家討論希臘的困難情形。但是希臘業已產生充分新的年輕的力量；此種力量無須外界的幫助，外國軍隊的幫助可以解決此種困難情形，因為此種幫助徒然使希臘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因為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堅持其提議即英國軍隊以及美國軍事教官、專家、監督以及類似的專門人員必須立刻撤離希臘。

蘇聯代表團確信外國軍隊撤離希臘，可以切實有力地終於幫助解決希臘問題並永遠造福於巴爾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民。

Mr. BELT(古巴)繼 Mr. ARANHA (巴西)擔任主席職務。

主席：我現在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波蘭)：這個問題幾乎自從聯合國創始以來，便糾纏不決，現在你們必須對於它下一判斷。自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以來希臘問題便成為聯合國討論的問題；但是今天與約在兩年以前一樣，仍然沒有解決辦法。希臘的情形反而日益惡劣；它在聯合國會員國中間造成嚴重的對峙局面。過去在本組織範圍之內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一定有錯誤之處。

希臘問題是蘇聯代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提到安全理事會的²。當時蘇聯代表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英國軍隊之駐在希臘“對於希臘人民以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維持都可以引

起充分的嚴重的結果”³。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都不同意此種見解，而加以否認。最後，聯合王國代表聲明英國軍隊將及早撤離希臘，因此它們便認為此項問題業已解決。實際上，聯合王國代表 Mr. Bevin 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對安全理事會說——我援引 Mr. Bevin 的聲明：“……我一直在促請希臘政府進行恢復其本國的安寧的工作，辦理選舉，讓英國軍隊回國。凡了解我國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六年戰爭之後英國人人都要本國軍隊回國”⁴。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 Mr. Bevin 又說：“英國政府的政策是要從選舉中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並實施我們對希臘政府的諾言。一俟希臘人民完成其選舉並建立其政府，他們應當在短期內可以將他們所需要的警隊與軍隊都組織就緒，然後我們要撤退。我對蘇聯政府業已再三重述這一點；它也向來表示接受……”⁵

在此等聲明以後，安全理事會認為此事業已結束。實際上假定聯合王國政府確曾履行它的諾言，希臘問題可以從此永久結束。但是一年已經過去，第二年將近年終，外國軍隊與軍事人員仍然駐在希臘。他們駐在希臘的目的顯然是要支持一九四四年靠英國軍隊的援助得到政權的希臘政府。

這個由於外國干涉而產生的希臘政權，雖然得到外國軍事援助維持其政權，但是在事實上顯然不能博得希臘人民的擁護。爲了組織其政治機構，這個政權不得不借重具有確定法西斯蒂性質的極端右派份子、團體以及武裝隊伍。它的軍隊、警隊、以及行政組織內的人員都是以前在希臘人民受德國佔領軍壓迫而進行英勇抵抗的時候曾經與納粹黨勾結作惡的份子。這些份子對希臘人民中間的一切民主力量進行報復的戰爭，但是這些民主力量不論在戰前右派獨裁制度之下，並在德國軍隊佔領的期間，都曾經爲了本國的民主與建設而奮鬥。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以及其他民主團體所構成的希臘民主力量都受到壓制與迫害。這一切都是在外國軍隊的支持與積極援助之下進行的。但是，雖然受到壓制與迫害，這些民主力量決不放棄它們爲了希臘民族自由與本國民主建設的鬥爭。它們既然被剝奪了合

¹ 根據俄文重譯。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號，附件三，英文本第七十三頁，七十四頁。

³ 同上，第一號，英文本第七十四頁。

⁴ 同上，英文本第八十四頁。

⁵ 同上，英文本第一〇五頁。

法的正常的政治活動的方法，其中一部份人便成立地下組織，從事游擊隊的活動。

同時，希臘政權爲了移轉希臘人民的注意，對其北部鄰邦，開始侵略運動。此項運動的第一步是有計劃地迫害希臘北部操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言語的少數民族。此項運動後來擴張到阿爾巴尼亞。爲了博得希臘人民的支持，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南部提出領土要求，宣稱它與阿爾巴尼亞已在戰爭狀態。

希臘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的此種態度一直堅持到現在；在上次安全理事會辯論希臘問題時有人提議希臘與阿爾巴尼亞應當建立外交關係，希臘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重申希臘政府的意見——你們可以查該次會議的速記紀錄¹——希臘認爲它與阿爾巴尼亞已在戰爭狀態。

當我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對大會的政治暨安全委員會致詞時²，希臘外交部長，Mr. Tsaldaris 當時在委員會室。我請他對委員會解釋希臘政府是否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十月十三日我又提出同一問題，但是從來沒有得到答覆。Mr. Tsaldaris 現在仍在本室，我要很恭謹的請他直截了當地答覆這個問題，“是”或“否”。

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引起了許多邊境事件，使得巴爾幹各國的鄰邦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感到驚駭。因此，烏克蘭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將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發生事件的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Mr. Manuilsky 在致秘書長的電報中稱：

“我請求你將希臘政府的政策所引起的巴爾幹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下一次會議的議程上，因爲這個問題現正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同時也請列入安全理事會爲了消除此項和平的威脅所應當即刻採取的措施的問題”³。

Mr. Manuilsky 因此指出希臘政府對其北部鄰邦的態度可能引起的國際危機。不幸

當時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國不承認此種危機，並且拒絕烏克蘭的請求，認爲它“不過是一種宣傳”，——若干理事國很明白地這樣說，可以查速記紀錄。經澳大利亞代表的請求，議程上刪除希臘問題。因此，安全理事會正式申明它並不認爲希臘與其北部鄰邦的關係可以危及和平。

希臘問題似乎已經結束。但是希臘國內困難情形日益加甚。在英國援助之下恢復帝制，隨後並辦理大選，但這些都不能重行建立國內的和平秩序，因爲大多數人民——我想有百分之五十一——拒絕參加大選。根據 Mr. Bevin 的聲明，英國軍隊本來要在大選後撤退。

大選過去已經好久。同時，雖然希臘國民平均所接獲的外國援助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爲多——截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希臘所接獲的援助總計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希臘政權仍然不能恢復希臘的經濟。紛擾的情形與日俱增，而對付希臘民主力量的恐怖政治也日益加劇。但是希臘人民的抵抗也日增。他們被迫組織希臘民主軍隊從事武裝抵抗。希臘政府不能應付此種日益增長的抵抗，便請求外國擴大干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們發現了達到此種目的的方法。

在該月中，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指控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各政府援助並支持希臘民主軍隊⁴。在整整的一九四六年中，安全理事會曾兩度討論希臘問題，但是他們並不提出此項指控。

一九四六年九月，當安全理事會公開審議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問題將近四週的時候，他們也並未提出此項控訴。實際上，當時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認爲並未發生任何事情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但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突然發現有此情形。

正如我所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當希臘政府感到再度需要外國干涉時，他們便突然發現希臘北部鄰邦援助希臘民主軍隊。既然此等指控非常新奇，因此理事會暫時只能決定加以調查，不能採取其他行動。因此我們便成立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這是理事會一致決定的，當時波蘭代表團真心誠意表示贊同。當時，在我們看來，此種委員會可以成爲一個有價值的工具去查明真相並確

¹ 參閱行將列入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二號的文件：S/P.V./164。

² 參閱行將列入大會第二屆會第一委員會正式紀錄的文件：A/C.1/SR.66。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附錄八。

⁴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十號，附件十六。

定事實。我國代表團曾投票贊成設置這個委員會，積極參加擬訂它的任務規定，並參加它的工作。

調查委員會便到希臘以及其他巴爾幹國家工作。在它開始工作時，它的環境似乎都很順利。但是突然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希臘的獨立與完整宣告受到威脅，使整個世界震驚；因此要求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借款去支持希臘的獨立，抵抗所謂外國的威脅。借款的半數是作為軍事用途去幫助希臘政府進行內戰，抵抗民主軍隊。同時，我們獲悉英國減少對希臘的軍事任務，它們的任務由美國軍事設備、人員與顧問去接替。對希臘事件的新的干涉便這樣實現。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仍然在工作，但是美國政府完全不顧聯合國，早已決定自己的結論以及自己的行動方案。但是此種行動方法引起許多批評，因此美國政府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為它的行動辯解。在辯論期間蘇聯提議設置一個委員會，以妥善的監督方法去保證外國對希臘的經濟援助確實用來建設希臘經濟。如果我們接受此種委員會，那末便可以終止會員國對於希臘的單獨的片面的行動，並且也可以保證外國對希臘經濟援助不至於變為干涉該國內政。因為這個理由波蘭代表團支持它，甚至提議一項修正案。但是該提案被否決；因此美國政府便得到充分自由去繼續它對於希臘內政的單獨的干涉。

此次干涉的歷史是大家知道的。你們在報上都見到；我不必再行敘述以致浪費你們的精神。美國制訂此項新的對希政策是在調查委員會尚未結束其工作並達到結論以前，因此它對於該委員會必然發生影響。

現在我要對委員會的工作講幾句話。委員會法國代表的聲明最能說明它的特點。法國代表對於委員會多數委員所提的報告書聲明保留，當時他說（見該報告書第一卷英文本第二四一及二四二頁）¹：

“進行調查時的情況並不能使我們作成根據健全法律原則的結論。縱然一部分代表團認為可以就若干單獨的事實作成結論，但是此種方法帶有相當危險。實際上，特別側重這個問題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可以曲解此次調查的問題的全貌。因此部分的結論

對於各有關當局一定是不公正的，而且使安全理事會得到不正確的印象”。

在此種情況之下，該委員會便作成確定的結論，認為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支持並協助抵抗希臘政府的游擊隊。我不必嚴密分析當時確立此項結論的程序。大會第一委員會許多委員早已這樣分析過。我只要指出，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早已承認此項結論所根據的事實是：雖然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各代表再三否認希臘政府的指控，但是他們“並未提出充分的直接的反證”。這載在報告書第一卷第一六七頁。他們得到這樣的結論是因為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南斯拉夫三國代表不能反證此項指控而並不因為希臘政府能夠證明其指控。在我國代表團看來，根據此種不合法理的程序所得的結論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提出少數派的報告。

但是美國代表團根據此種結論在安全理事會提議設置一個委員會。既然調查工作業已結束，這個第二個委員會顯然不能仍是一個調查委員會。它是一個管制委員會。根據希臘北部鄰邦都犯罪的假定，它似乎是對這三國予以懲治的措施。因為這個理由，我國代表團提出反對，何況這個委員會也沒有得到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一致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蘇聯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案，但是理事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以及多數理事國都認為不能接受。

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果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確實想解決這個問題，那末它們應當想法覓取大家可以協議的共同的基礎。波蘭代表團很想有所貢獻，提出一項決議案，包括理事會各理事國以及所有常任理事國都可以接受的一切要點。這些要點都曾包括在美國與蘇聯決議案之中。我們相信理事會所有理事國忠實的解決希臘問題，因此我們期待此項決議案可以獲得一致的支持。但是理事會之中本和協精神而投票贊成我們決議案的只有蘇聯代表。其他一切理事都棄權，這是很有意義的，可見沒有一國有勇氣投票反對我們的決議案。

在我們的和協的決議案被否決以後，美國代表以及澳大利亞代表提出新的決議案，比沒有得到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一致支持的美國原來提出的決議案更為苛刻，更進一

¹ 所指頁次是油印文件 S/360 的頁次，但此項文件將重印作為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步。這個美國決議案譴責希臘的北部鄰邦破壞憲章第三十九條所指的和平。希臘政府原來所提出並經派遣到希臘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的指控並非如此。

既然和緩得多的決議案沒有得到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一致的支持，那末此項新的決議案當然也不能得到此種支持。我的解釋是：此項決議案的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安全理事會內故意挑動兩次否決權的行使，作為進一步干涉希臘的藉口。

無論如何，在安全理事會程序中我們顯然看出美國並無達成協議的願望。安全理事會的表決程序本來是根據必須取得所有常任理事國一致協議的觀念。這是本組織以及一切國際合作的基本觀念。在安全理事會辯論希臘問題的最後階段，他們放棄此種觀念而設法造成一種情勢迫使常任理事國之一不得行使否決權，因此他們可以得到政治資本去攻擊這個理事國。

在大會第一委員會的議事經過中也顯然看出缺乏達成協議的願望，這是同樣不幸的。美國、蘇聯、瑞典、以及古巴都分別提出各項決議案。如果要達成協議，那末應當充分討論這些決議案的利弊並設法調和各種不同的意見。為達到此項目的我們可以設置一個起草小組委員會；另一種方法就是在委員會內審議各種不同決議案之中的各種不同見解，並設法辨別彼此異同之處。其他的委員會已經有效地採取這兩種方法。事實上，埃及代表曾經提出一項要設置一個起草小組委員會。但是後來通過一項提案要首先討論並表決美國決議案中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的部分。此次表決突如其來，是各國代表所未逆料，因此便匆匆通過美國決議案的這一部分。

這決定了問題的基本要點。設置起草小組委員會或其他方法去調和一切立場，都已經成為過去；瑞典代表曾經提出一種妥協的解決辦法，現在也只得撤回他的決議案。委員會這樣便處置了一項妥協的提案。哥倫比亞提議將美國決議案第一部分改為較為和協的語調，也被否決。在美國的同意之下，他們接受了英法修正案。修正案雖然似乎和協但並未改變原提案文的本質。它並不改變這個決議案的精神與意旨。

根據第一委員會當時通過美國所擬設置特別委員會的提案的情形，可以明白看出這個委員會的目的並非去促進和協，而是作為

一種方法去進一步干涉希臘內政，以及希臘與其北部鄰邦的關係；此種干涉不會而且不能幫助改善此種關係。

在上述情形之下，我國政府認為如果大會設置這個委員會，它礙難參加。我在第一委員會早已提出這樣的聲明；我現在再對全體大會重述。

我們早已屢次明白表示，我們願意忠實合作去解決希臘問題。我們在安全理事會投票贊成設置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並積極參加擬訂它的任務規定，嗣後並積極參加該委員會以及附屬小組的工作去表示我們願意合作。我們也支持過設置一個委員會的提案，俾以適當監督方式，保證外國對希臘的經濟援助都用來建設希臘經濟而不作為政治干涉的用途；我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曾經提出一種妥協和解的提案：這些都表示我們願意合作。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着一種不同的情勢。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情勢是：一個或兩個大國企圖利用聯合國的機構使另一個大國在政治上孤立。希臘北部鄰邦便成為此種企圖的犧牲者。

我要很鄭重地說此種企圖是與本組織的宗旨與機構相衝突的。本組織是為了協議與和解而設置的組織；它的機構根本上是建立在各大國彼此合作的觀念上。如果忽視這一點，或企圖利用本組織作為上述政策的工具，將它改變為若干國家對付某一大國或對付任何一個會員國的聯合陣線，那一定會動搖聯合國的根本基礎。這對於擯棄本組織而在政策上另行採取單獨行動的國家是便利的；這對於想製造國際衝突而反對國際和協的國家也是便利的。但是波蘭代表團不能參加；我們要投票反對美國決議案。

但是希臘問題需要一個解決辦法；它需要積極的解決辦法。希臘人民中間的民主力量屢次提議此種解決辦法。解決的因素是大家知道的。民族解放陣線各黨派的政治聯合陣線最近致聯合國大會的備忘錄中曾經說明此等因素。這個聯合陣線包括下列各政黨：希臘農民黨、共和聯盟、共和激進黨、希臘共產黨以及希臘社會主義黨。上述備忘錄的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我不知道各位代表中有幾位讀過這個備忘錄。我非常堅決地建議各位代表都將它一讀。它載有值得你們注意的積極提案。讓我現在宣讀這些提案。我現在援引這個備忘錄：

“……關於國內政策問題，民族解放陣線提議成立一個民主左派也可以參加的普遍代表人民的政府”。你們看，這是一個很徹底的提案。“此種政府可以喚起一切人民階層的信任，因此便有權威與力量去實施法律之前的政治平等與公道，立刻結束內戰，儘速舉行自由而真正的大選，以產生確實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此項方案絕對不是理論的，而是可以安全地，迅速地造成正常民主秩序的唯一辦法。而且這是民主軍隊所絕對贊同的。這是早經其領袖向希臘人民以及聯合國屢次宣布過的。

“……關於對外政策，民族解放陣線聯合陣線提議一切外國軍隊與外國特派團全部撤離希臘……。事實上，希臘人民並不要他們的國家成為國際衝突的場所，也不要它成為破壞巴爾幹各國和平與民主的黑暗陰謀的中心。”

備忘錄最後提出下列呼籲：

“……希臘人民認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國家都不應當有這樣的命運。他們要求本國的獨立，安全與完整，要求和平並且與一切偉大的盟邦、鄰邦、以及一切民主的愛好和平的民族建立平等友好與通力合作的關係；因此，雖然面對着很艱苦的考驗，他們決心繼續奮鬥到底。

“希臘人民的不幸與痛苦絕對不是自己造成的；在此種情況下，他們現在向聯合國呼籲，積極請求聯合國幫助他們實現上述要求。此等要求既與聯合國憲章原則完全符合

而且也切實可行；只有此等要求方才可以促進希臘人民的利益，不必將聯合國付諸嚴重的考驗，也不至於惹起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敵意。

“大會通過全部這些要求便可以確實造福於備嘗艱苦的希臘人民，同時因為加強聯合國的權威，也積極促進國際和平”。

這是希臘人民的呼聲。我們不要置若無聞。我們不要拒絕他們期待我們主張的公道。希臘人民的呼聲要求一個答覆。有關國內的政策的要求，例如成立廣泛的聯合政府並舉行大選等都不在我們職權範圍之內。但是作為其他一切要求的先決條件的基本要求，就是將一切外國軍隊與外國軍事特派團撤離希臘，這是很在我們職權範圍之內。大會有權建議此種行動。因此，我以波蘭代表團的名義，請你們審議下列決議案：

“大會，

“業已審議威脅希臘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問題以及各國代表團所表示之意見，

“建議一切外國軍隊，一切外國軍事特派團、教官、以及其他軍事專家立即撤離希臘領土；

“請各有關政府至遲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前向秘書長報告實施此項建議情形”。

主席：我早已向大會說過，我們將舉行夜會。我想現在最近延會，到晚間八時十五分再行集會。

（午後六時四十七分散會）

第九八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午後八時十五分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四一。繼續關於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之一般討論

主席：我請捷克代表發言。

Mr. MASARYK(捷克斯拉夫)：捷克代表團所以請求大會給予片刻時間，並沒有要發表新奇的驚人事實的意思；它祇是準備簡單說明它在第一委員會所發表的意見¹並無改變，那項意見並未由於我們在最近一次發言後所聽到的演說而發生動搖。

¹ 見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一次會議紀錄。

多數方面並沒有抱着較為慎重的態度去研究若干代表團為反對派遣新委員會前往希臘那項提案所提極為詳盡的論據，同時，事實上幾乎沒有人花費力氣去駁斥那些代表團所提出的事實：對於這種情形，捷克代表團深以為憾。這種態度，對於問題的最後解決並無補益。誠然，宣布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有罪的聲明減弱了下來，但在捷克代表團看來，這並不能幫助我們脫離進退維谷的局面。這三個國家實際上仍然被指控有犯罪嫌疑，這是我認為不合理的。換句話